

徐锦川
贺栋
著

徐锦州死于奉天城

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情感悲剧，

一首欲望与激情年代的变奏曲。

奉天，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，

也是藏污纳垢的所在。

深夜里无人知晓，

徐锦州躺在血泊中，

感到自己正慢慢流血死去。



作家出版社

徐錦州死于奉天城

徐錦川 陈贺 著

仰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锦州死于奉天城 / 徐锦川, 贺 栋 著. -- 北京 :
作家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063-6740-0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 ②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
国-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6556 号

徐锦州死于奉天城

作 者: 徐锦川 贺 栋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河上·刘 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740-0
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能够以我爱的方式爱我的人尚未出世。”

——让-雅克·卢梭

一

有位法国哲人说——这种话往往是法国人才说：“人在人类这个伟大的游戏中，开始时是受骗，结束时成歹徒。”这句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徐锦州。不过要把词序调换一下，徐开始时是歹徒，结束时受骗，成了被害。

公平地说，徐只是一个假装的歹徒罢了。他自以为是歹徒。

情况是这样：在某一天里，徐锦州突发奇想（我们要说，是脑子出了故障），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许多人就是脑子出了故障才成了与众不同的人：希特勒成了战争狂，贝多芬成了音乐家，都是脑子出了毛病所致。

于是，在某一天里，徐锦州义无反顾地终止了原有的生活方式，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另一种游戏。结果，几年之后，他成了一具无名尸体。

“伪歹徒”（这样称呼他比较准确）的悲惨生涯是这样启动的：

离婚。那天他和妻子匆匆走进街道办事处，接受最后的质询。因握有男女双方单位工会“调解委员会”的证明，他们的事情办得还算顺利。孩子的归属、抚养费的数额及其领取方式等等，顷刻之间就全部搞定了。他们是协议离婚。

这会儿，面前的这个女人已然是他的前妻了。徐锦州想握一握她的手，像某些电影里那样与她愉快地分手。他没有得逞。他的前妻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他只好讪讪地转向女儿甜甜。甜甜三岁半，正是好玩的时候，跟着他们一起来的，围在他们的膝下嬉戏。

“甜甜！”他弯下腰说，“跟爸爸走还是跟妈妈走？”

甜甜歪着她的小脑袋瓜说：“白天跟妈妈吧。晚上回家去再跟爸爸。”

徐锦州心里一堵，酸劲儿顶到鼻子上了。他拖过女儿，在她的小脸蛋上

亲了亲。

后来我们就知道了，这是永别。

他的前妻是一个刚烈的女人。她既不要他每月那一百元钱的抚养费，也拒绝他探望女儿。几年之后，徐锦州有了一点钱，提出以数倍于抚养费的金
额获取探视权——她托人捎过话来说：“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”！

他的前妻同时也是一个柔顺的女人。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新生活，美满而富足。他们的女儿，一天一天地长大了——当然，这些都和徐没什么关系了。

离婚之后，徐锦州向校方递交了辞职报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不是离婚的结果，反倒是离婚的原因。

徐锦州毕业于L大中文系。在辽宁，L大是一所顶好顶好的学校。它的学生，绝大部分是出类拔萃的，只有很少一部分，像徐这一种，在校时成绩平平，毕业后成就平平。他被分配回他家乡这座小城的一所中学里当了语文教师。然后结婚，然后生子，然后——如前所述——脑子出了毛病。

毛病是这样的：有一天，他突然意识到生活正在令人生厌地重复着。快乐和烦忧、作息和社交，都如教材似的预先设定了问题和答案。徐锦州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图景。他身边那些不同年龄段的同事标示着他人生的各个不同时期。这是可怖的、西绪弗式的惩戒。想到这些，徐锦州就万念俱灰。

二

徐锦州净身出户就来到了奉天，只带了几本小说，几件衣物和简单的洗漱用品。

经西门同意，单位给他在办公室里布置了一张折叠床。这是一家由出版社主办的影视制作中心，西门是这个机构的头儿。

中心副主任包万年负责安排。

“你就叫我老包吧。”包副主任看来是个挺有亲和力的人。

包万年自我介绍说，他是蒙古族，祖上是科尔沁草原的王爷。他自称曾

经是诗人，80年代既有诗作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他和西门就是那时候结识的。就是说，是老关系。

正说着话，有人敲门。进来个女孩子。老包简单地介绍说：“这是小李。”

女孩子腼腆着脸，不怎么说话。她行动迟缓，看出似乎有身孕的样子。从老包的介绍中看不出她的身份。也许她是他的情人。徐锦州想自己以后大约得熟悉大城市的观念了。

三个人下楼去吃饭。

整幢楼里静静地。皮鞋囊囊的落地声响彻走廊和大厅。

吃饭的当儿，老包的传呼机不断地响起。他不断地起身走到一边去回电话。他的脸色不怎么好。他走到一边去的时候，桌上就剩徐锦州和叫“小李”的女孩子。但两个人各吃各的，都不讲话。

西门始终没有出现。连招呼都没有。徐锦州也没多问——老包只说“他忙”。

徐锦州有一种不祥之感。

就在徐锦州来的这天傍晚，奉天城发生了一起与西门有关的枪击案。

那天，因为有外地的客人来，西门要陪同，所以就没见到刚刚到奉的徐锦州。西门请客的地点定在“大卫营”，是奉天新近刚刚开业的一家豪华饭店，除了餐饮，还有游泳馆、保龄球、台球等一应游乐设施。因其奢华，使之在那里吃饭成为某种象征，接待客人也标志着一种规格。办公室陈主任早就预定了包房，足见对这次宴请的重视程度。

晚餐时候，西门携客人一行进了“大卫营”一间最好的包房。上了两道凉盘，主宾们正寒暄着，大堂经理进来将陈主任叫到一边嘀嘀咕咕一阵，只见陈主任一个劲儿地摇头。大堂经理显然没有说服陈主任，讪讪地退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“大卫营”的老总亲自出面了。老总也不认识西门，就把陈主任请到一边去说话。

这回是陈主任面露难色了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西门问道。

陈主任过来附在西门耳边将原委说了一遭：原来，这间包房已经在他们之前预定出去了。由于店方的疏忽导致另一拨客人来到之后没有好包房了。

陈主任只是小声陈述，但西门却高声叫道：“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坐在这儿啦——菜都上了嘛！”

这么一叫，问题公开化了。

一直站在旁边等候结果的饭店老总走上来。他先是向西门做了自我介绍。西门的脸上开始有了些缓和，饭店的老总来说，自然应该给一点面子的。老总千恩万谢地拱着手，说可以再安排一间包房，常来常往，打折优惠。西门几乎就要点头允诺了。但是老总多说了一句，是：

“要这间包房的人是刘天宝。”

这一句把西门给惹火了。

至少在商界，奉天城里刘天宝的名字无人不晓的。他是身家亿万的天天宝集团董事长，市人大代表，奉天城里举凡地产、商贸市场、餐饮娱乐……到处都是他的身影。不仅商界，刘天宝早在8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黑手混混儿，都知道他是那种“白道”、“黑道”都吃得开摆得平的“老大”级人物。

说到刘天宝的名字时，“大卫营”老总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意味。

本来就要站起身来的西门此刻反将身子向椅子上一靠：“刘天宝怎么啦？既然还有房间，那就让他去吧！”

西门当然知道刘天宝的大名，不过他们分属不同的领域，毫不相干。况且，西门很反感饭店老总说到这个名字时的表情和腔调。

饭店的老总知道自己语失，连忙又拱起了手：“您给个面子。”

西门说：“我谁的面子也不给！刘天宝？哼，刘双印也不行！”

刘双印是奉天市长。

西门的话音刚落，包房的门就被推开了。进来三个人，各个面露凶相。为首的是个黑脸的小个子，说：“谁说话这么大呀？！”

西门抬起头：“你们是谁？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！”

“怎么着？好说好商量不行啊？”黑脸小个子对着西门说，“给台阶不下，非得整点动静啊？！”

西门闻言大怒，站起来：“请你们出去！这是法治社会，共产党的天下——你们不出去我报警啦。”

饭店老总连忙过去给进来的人赔笑脸，好说歹说地把他们劝了出去。

这么一闹腾，西门算是挣到了一点面子，但还是一股气未消。客人也来打圆场，说别生气了，咱们吃咱们的。西门是知识分子，不大习惯这样的场面，平生也是头一遭遇到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有如此霸道人之事！

事情的发展比西门能够承受的还要严重。

只是想来吃顿便饭的刘天宝此刻正坐在大厅里等候。他的身边总是前呼后拥地围着一帮人。上面包房的事情办得不够利索，让他等候了太长的时间，这令他稍稍有些恼火。他嘟囔了一句“妈的，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”。

刘天宝的小小不快会酿成手下的大大激动。围绕着他的哥们儿、喽啰都争抢着想在这样的时刻表现自己。本来已经从包房里退出来的黑脸小个子涨红了脸，“老大”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这样的用词在他听来是很重的。他二话不说又冲上了楼。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人。

黑脸小个子进来的时候西门和客人们已经端起了第一杯酒。

再次冲进包房的黑脸小个子从怀里掏出了枪，指向西门，很干脆地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出去！”

面对着枪口，西门的脸色煞白。身边的陈主任和客人们一下子跳开，躲到一旁。

这个时候，张大奎站出来挡在了西门身前。他用手指着黑脸小个子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把枪放下！”

张大奎是西门的司机，原在武警总队开车的。到底是经过阵仗的，面对枪口毫无惧色。他刚刚来给西门开车几个月，只是司机，并不担当保镖的职能。一种本能使他在此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了。

黑脸小个子又将枪口指向了挡在西门前面的张大奎，狠狠地说：“你他妈找死？！”

张大奎仍无惧色，向前跨了一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把枪放下。”

黑脸小个子向张大奎扣动了扳机，幸好，在最后一刻，他压低了枪口，子弹射在张大奎的小腿上。

包房的门是紧闭的，隔音很好，以至于外面只能听到像摔瓶子的声响。

三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“枪击事件”被有意地遮蔽了，只限制在很少几个人知道真相。确切地说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细节。大部分人只是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张大奎住在医院里，陈主任嘱咐大家先不要去看望。

分局的两个侦探来调查，询问了西门和陈主任。后来的事情就一直交给赵燕去处理了。赵燕是西门的助理，也参加了事发那天的宴会。她斡旋于侦探和刘天宝两方面之间，将这一事件得体地控制在西门授意的范围里。

“枪击事件”是西门踏入这个城市的黑恶污水的第一脚。他本来是一个受害者，却藉此结识了刘天宝这一黑恶势力的头目。在一个伪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，作恶的成本大大低于它的风险。有序与光明不能带来应有的效率，人们就会对灰色乃至黑色地带趋之若鹜了。

对于西门这种知识分子而言，屈服于刘天宝的淫威无疑是件痛苦的事情。但这种耻辱比起利益来，竟很容易地就被容许了接受了。

有赵燕全权去处理，西门轻松多了，仍可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工作。

徐锦州初来的这几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。当然，这不是常态。办公室各部门工作正常，大家依然有说有笑。徐锦州暂时被安排在专题部。这是个新成立的部门，主要职能是为客户拍摄专题宣传片。徐锦州注意到这个部门还没有部门领导。是老包把他领进屋子的，指着一张靠近窗子的桌子说：“你坐那儿吧。”

他就坐那儿了。

徐锦州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就翻自己带来的书看。屋子里还有两个女孩子，先他之前就在的。但似乎也是刚来的，从那茫然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后来又进来个四十开外的女士，虽然后来，却不陌生，显然是中心的老人儿。许丽坤进来过一趟，没说话，探了下头就走了。徐锦州眼前一亮。许丽坤是美丽面孔。

和许丽坤比较起来，西门的助理赵燕更具职场气质，是那种很有风度的女子，高挑白净，飒爽英姿的。她特地来办公室交待，说专题部的工作由徐锦州负责。她已经叫他徐主任了。过几天还要来几个人，她说。赵燕是代表

西门的。

快下班的时候陈主任过来请徐锦州到西门的办公室去。

西门的办公室和中心不在同一个楼层里，在楼上，隔着两层，要坐电梯上去。

徐锦州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办公室，比他家乡的教育局长的办公室还要大一倍都不止。他心里想这哪是办公室该叫办公区才名副其实。

西门对这几天没能及时关照他表示了歉意。

徐锦州说自己很想快些进入状态。西门说先适应，不着急。

接着叫进来赵燕让安排晚餐。

徐锦州连忙客气说不必。

西门说顺便认识一下大家。

晚餐算是正式的接风宴。由此可见，徐是西门所器重的人。

“这是L大的才子啊。”席间，西门这样夸耀他。

参加宴会的除了主任助理赵燕、办公室陈主任，还有艺术总监吴朝金，相当于中心的副总，长发、扎辫的小伙子，说话有些口吃，可浑身透着艺术劲儿。还有一位是外单位的，广播电台的编辑王丛，眼睛一刻不停地打量着餐厅里每一个好看及不好看的异性。

“都是文化人啊，”西门很高兴，“咱们中心可称得上‘往来无白丁’了。吴朝金，诗写得很好，出过诗集。徐锦州的東西也写得好，那时候……”接下来是他许多年前的文学回顾。

“《看上去很美》看了吗？”赵燕问吴朝金。

“我从来不看小说——包括王朔的。”吴朝金不屑地说道。他是个“愤青”，他对任何事情的见解就是保持与众不同的见解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没有任何见解。

赵燕准知道他会这么回答，就说：“你还是看过了，不然怎么知道是王朔的。”

广播电台的王丛说：“王朔是公众人物，放个屁也会给炒得满世界的味儿——我就是从不看小说，也知道那本什么‘很美’。”

徐锦州觉得应当参与谈话，他决定附和吴和王的观点，便说：“昆德拉认为作家不宜成为公众人物。塞林格数十年不接触媒体。福克纳始终生活在

他那方邮票大的小镇里。作家成为公众人物容易抵消他的作品的意义。”这些话使他看上去很渊博，也很有洞见。

王朔的崇拜者赵燕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她为他斟了一满杯啤酒。

徐锦州诚惶诚恐地捧起杯，道：“赵助理……”

这个称谓引起满桌子的哄笑。

“叫我燕姐吧，”赵燕说，“别问年龄。不论大小，中心的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，连司机老陈也这么叫，算是一种尊称吧。”

“这样叫真挺好。燕姐，嗯，很有意思。”徐锦州说。

“我也是外地人，朝阳的，”燕姐说，“我对外地人有天然的帮助倾向，咱们舍家撇业到奉天来混事不容易。”

“欢迎惠顾。”吴朝金在一旁说。

大家就笑。赵燕嗔怪地扬起手，做出要打吴朝金的样子。徐锦州也跟着干笑一通，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典故，他不知道的。

一直没说话的西门插进来说：“你有什么不容易的，在中心母仪天下，俨然老板娘。”

“我怎么‘俨然’了？”燕姐反唇相讥，“宋艳云不‘俨然’吗？”

西门说：“你可不要瞎说，那是我干女儿，比姐姐大不了几岁。”

宋艳云是中心的一个电视栏目主持人，姐姐是西门的女儿，正在上初中。

王丛出来解围说：“你们两口子这么一弄，吴朝金怎么办？辈分乱了。”转脸问吴朝金，“你和宋艳云进展如何？要不要大哥帮忙？”

吴朝金说：“尚未成功，仍须努力。”

王丛说：“我还真能帮上忙，宋艳云正求我，要去电台主持一档节目呢。”

“哪儿都有你！”燕姐呵斥王丛说，“别是又憋着什么坏呢吧！”

“我憋什么坏？”王丛一脸委屈，“纯粹是助人为乐，那宋艳云也跟我闺女似的。”

西门说：“那就把她传来，两全其美。”

“怕是三全其美吧。”燕姐一边嘟哝着，一边掏出手机打传呼。尾号加了三个“一”，是西门的代号，遇见这个尾号，中心无人敢不回话。

没多会儿宋艳云就过来了，安排在吴朝金旁边坐，徐锦州见她果真生得俏丽，小鼻子小眼十分受看。嘴皮子也利索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字正腔圆，主持人嘛。中心果然是“往来无白丁”啊。徐锦州想，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之中，真正属于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彼此的谈笑和关系，都是明朗而愉快的。

宋艳云一来，吴朝金的话就多了，一番美学之后又是一番宗教。徐锦州善解人意，乐于做一个道具，不住地点头称是，还适时地拾遗补缺，发表几句支持意见。

“晚上去我那儿住吧。”吴朝金意犹未尽。

“方便吗？”徐锦州很愿意和这个小伙子友好。

“哪儿的话！我是一和尚，读书、写作、吃饭、睡觉，八字方针，清心寡欲的僧侣生活。”

吴朝金这番话多半是说给宋艳云听的。

王丛偏不让呛：“应该是十六字方针吧，你少说八个字：洗浴、按摩、泡妞、吃喝——你还清心寡欲？！”

“好啦，”西门赶紧打圆场，“今天就到这里。”

大家一饮而尽。西门与赵燕同行，一起上了西门的车。徐锦州、吴朝金打了的士去送宋艳云，剩下王丛讪讪地：“上班的走了，上学的也走了——剩下我老哥一个，洗澡去！”

吴朝金自己住着一个单间房子，租的。没有了宋艳云，话立刻少了下来。两个男人之间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

“饿了有方便面。”吴朝金说。

“睡哪儿？”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。

吴朝金从床下拉出一个气垫子，径自吹起来：“你睡床上。”

徐锦州说：“我睡垫子吧！”

“这垫子慢撒气，明儿早上就瘪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明儿把办公室的折叠床拿过来，”吴朝金说，“在没找到住处之前，就在我这吧。”

徐锦州心里暖暖的，想东想西，几乎一夜没怎么睡。

四

警方的调查仍在进行。他们已经放弃了西门这条线索，最近一段时间在找“大卫营”的人。

看上去像是例行公事。但西门知道不是。公安局显然已经感觉到此案与刘天宝有关，所以才如此举重若轻。看上去不紧不慢，实际上重视得很。他们早些时候就开始对刘天宝集团展开调查了，有专案组。碍于刘天宝在本市的地位，专案组的工作必须不声不响地进行。“枪击案”只是他们所掌握的刘天宝集团诸多恶行中的一件小事。端掉刘天宝这样的黑社会组织，“枪击案”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。那只够抓起来一两个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喽啰级人物，根本动不着“大佬”。况且，刘天宝一直得到市府方面高官的庇护，也是尽人皆知的。对于刘天宝，市长刘双印以及常务副市长冯志忠都有过明里暗里的“指示”，认为刘氏集团是本市民营企业的代表，刘天宝是民营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，事关相关政策，何况他又是人大代表，所以轻易不能动他。而奉天公安局因已掌握了大量刘天宝及其手下的劣迹恶行，所以一直持强硬的态度。尽管有市府高官“保护伞”的压力，调查工作也一直在进行，只是诸多顾虑与不便。

“枪击事件”发生之后还不到一小时，西门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。一个自称是刘天宝朋友的人打来的，口气很客气，只说此事先不要报案，有事儿大家坐下来交流一下。西门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，一桩明火执仗的暴力违法，手枪都掏出来啦，怎么还谈得上交流？！

西门拒绝了。

“刘天宝以为他自己是什么？你让他和公安局去‘交流’吧。我已经报案了！”

但很快又有一个电话打来了。这个电话让他冷却了，是常务副市长冯志忠的秘书宋文打来的，也说刘天宝的手下太不像话了，但刘总毕竟还是朋友，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。

自己解决？看来他把西门和刘天宝看成一头儿的了。还有，冯志忠难道也是刘天宝的朋友？他的秘书在这种时候出面，多半可以说明冯志忠的态

度。对于冯志忠，西门是不陌生的。1980年左右，西门在到出版社之前，原本是团市委所属《奉天青年报》的编辑部主任。而冯志忠也在团市委机关，是青工部的部长。都是团市委机关的干部，见了面是互相认识的。只是，冯志忠后来做了商业局长，他调到省里出版机构，走了两股道，才老死不相闻了。

电话里，宋文提到了共青团的这段历史，说，您和冯市长都是老团干部了，哪天我安排一起坐坐吧。

这是切切实实的诚挚邀请。

但愿冯市长还认识我呀。西门的口风软了下来，不再不容分说。

哪里哪里。西门老师是名人，大作家。我们都很仰慕的呢。对方的恭维话并不出格。

最后，双方谈定，报案只说是不认识的人出枪行凶，只字不提刘天宝即可。这个倒也可以接受，刘确实没有出现嘛。西门这样安抚自己，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。

警方那面由刘天宝自己去摆平。

他果然能够摆平。刘天宝触须之广泛，大出西门的意料，连公安局都能按他的意图办事。难怪后来到中心调查的警员不是接警的那俩人。“大卫营”地处铁西区，接警的是铁西区刑警队的。他们到达之前显然已经知悉这里发生的事情了，所以最初的询问很简单，几乎没有什么记录。铁西区是刘天宝的势力范围，二十年前他就在那里赫赫有名了。

之后的事情都是赵燕去办理的。所幸者张大奎受的伤并不重，子弹只是穿过了小腿的肌肉组织，没有伤及骨头。肇事方赔付了三万块钱及医疗费用若干。

此事在奉天城里传扬的人人尽知，只是瞒了警方不知真相。这就是刘天宝要的效果。他的手下动了枪，被害人和警方也奈何不了他——赔上点银子在他是划算的，只要借此可以达到威慑的效果就是成功的操作。

西门见到刘天宝是事发一个月之后。在刘天宝自己经营的一家酒店里，刘天宝做东，请了常务副市长冯志忠。看上去像是他们联合邀请市长大人，或者西门是个陪客。刘天宝倒是个自来熟的性格，仿佛“枪击事件”是子虚乌有。见了西门就热情拥抱，口称“大哥”。在奉天城的场面上，和刘天宝

相较，西门是次一等级的。他早知道刘天宝这个人，心想刘照理是不该知道他的。事实上刘天宝此前也确实不知道西门何许人也。“枪击案”后，冯志忠的秘书告诉他，说他惹了大麻烦。若是道儿上人倒好摆平，偏偏这西门与官场商场全无关系，又是奉天城的名流，荤素不吃的。

今日一见，西门果然儒雅风度。对于文化人，刘天宝也愿意高看一眼。所以甫一见面就来个低姿态，西门的怨气是早就化解了的，于是回报刘天宝一团和气。

冯志忠到之前，他们就先聊了一会儿。

刘天宝说想搞一张报纸，西门老师是出版界的，给参谋一下。

搞报纸很烧钱的，西门说，又多政治风险。

刘天宝一笑，说：钱不成问题——政治更没问题啦。你谈它有风险，不谈它有什么风险啊。

西门一直也想做报纸的，他看好的是报纸的广告。正好西安方面有份《时代晨报》找他谈过合作事宜，有资金的话可以拿到奉天来操作。

刘天宝说那好啊，你给联系联系——咱们可以合作呀。

正说着冯志忠到了。两个人连忙起身，形式上稍有些区别：刘天宝殷勤备至地迎上去，西门难免矜持一点。

冯志忠还认得西门，不过他并不叫他“西门”，而是称他“老林”。西门本名林和平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，多是十几二十年交情的人才记得西门的本名。

常务副市长连称西门是老朋友，给足了他面子。

西门不再矜持，开始谄媚地称呼冯为“老领导”。在团市委期间，他们常常碰面的。作为《奉天青年报》的部门主任，西门比冯志忠这个青工部长要低半格，所以称其为“老领导”。

接下来是二十来年里的人生歉歉：老喽，胖喽。是啊是啊，二十年前，都是风华正茂呀。

刘天宝在一旁听着，半句话都插不上。二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，他是“后进青年”甚至“劣迹青年”，整日价揣着刀子混迹于铁西、铁东一带。他是派出所里的常客。

提起青年时期的工作生活，心中难免升腾起神圣的情愫。冯志忠和西门

越唠越投机，连连举杯尽饮，倒把刘天宝这个东家冷落了。刘天宝坐在一旁讪讪地陪着笑脸。

始终没有提及“枪击案”。一个字都没说。冯志忠仿佛来出席一个老友聚会，就像通过刘天宝居间联络，他找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一桩“枪击案”使西门结识了刘天宝的同时又和市府高官搭上了界，可谓一“枪”二鸟。

五

影视中心有将近一百号人。西门前呼后拥，风度翩翩，总有人拿毛泽东和周润发打比方。西门的办公室里贴着世界、中国、辽宁和奉天城区四张大地图。西门愿意站在这些地图前思考问题，有点毛泽东的感觉，是电影里的那个样子。西门喜欢把一些业务分做战斗、战役及全面战争等各种不同档次，喜欢把几个业务部门称作“方面军”。开会时常讲“要有一点精神”、“敢啃硬骨头”和“横刀立马、唯我朝金”之类。出行时更是活脱一个周润发：车停处必先有人下来为他开车门，跨下车来先要驻足看一眼，等随从准备停当再走。总是一件风衣，戴了墨镜，或者大衣要配一条长长的白围脖——直到有一天赵燕告诉他：“这副样子早就过时了。”

大家都很崇拜西门，这其中也包括徐锦州。遵照西门的指示，徐正在进行“能量转换工程”。这意见是说，徐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但他的才华局限在文学（或者还有历史和哲学）方面，现在他需要将这些才华转到应用领域，即大量的广告营销文案写作，这已经有吴朝金的例子可援。吴朝金早已经不写诗了， he 现在是奉天广告界“大师”级的角色。西门说他“日拭万言，倚马可待”。影视中心目前急需的是这种才华。广告业务开始占据了中心主体格局。电视剧的创作与制作都停止了，原电视剧部成了广告业务部门之一。中心在省城各媒体都有买断经营的时段或版面，一时间日进斗金，欣欣向荣。百十号广告人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好不忙碌。徐锦州是西门的嫡系，在中心也算重量级的人物了，他比别人更加憧憬中心未来的远景：在奉天城的某一繁华地段建造一座影视大厦，一、二、三层是酒店，四、五、六